



【故地往事】

□宫玉河

在德州市平原县城琵琶湾公园东北部，有一座颊川石桥，迄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。

2008年8月，颊川石桥在建设施工时被发现，文物保护部门随即采取了保护措施，并邀请专家进行现场考察，专家们一致认定颊川石桥是德州境内首次发现的明代桥梁，它的发现对于研究地方历史、人文习俗、古建筑风格都具有重要意义。当年10月，平原县按照原有风貌，对颊川石桥进行了保护性维修。

颊川石桥为单孔桥，桥面宽4.5米、长6.1米，桥洞高1.7米、宽1.35米。清乾隆年间《平原县志·建置志·桥梁》记载：“颊川桥，在东关官道，有颊川代筏石坊，明万历三十六年邑绅宋仕建。闻旧制，桥上有楼，旁有石栏，今废。乾隆七年知县吕宏积修桥，有碑。”

2011年4月，颊川石桥被德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2014年12月竖立了文物保护单位。2015年1月，平原县人民政府公布“颊川石桥”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。

经过“修旧如旧”维修后，颊川石桥弧形桥拱由料石砌成。桥孔两侧，为低于地面的沉池，象征旧时水域，沉池周围为1米高的花砖护墙。桥面为大块长方形青砖，被四块钢化玻璃和木条覆盖，透过玻璃可看到古旧的青砖。桥上有亭，四根红色木质圆柱撑起亭顶，亭下东西方向形成公园通道，也是颊川石桥当年的走向。

颊川石桥的修建者是明代官员宋仕(1538年—1618年)。宋仕字原学，又字汝学，号可泉，平原县王凤楼镇宋家寨人，明代洪武、建文年间锦衣卫指挥使宋忠第六代孙。他的先祖由邯郸迁至平原，并于平原县城东40里立村宋家寨，迄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。

宋忠作为锦衣卫指挥使，曾受到建文皇帝指令，抗击“靖难之役”，并死于战事，宋忠后代只得隐姓埋名，直到宋仕曾祖宋锡才得以出仕，任工部营膳所丞。宋仕的祖父宋台曾任怀庆府知府，宋仕之父宋以方，据《宋氏谱书》记载：“宋以方中宪大夫，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，正治上卿，赠太子少保。初任赵藩引礼，敕赠文林郎，历浙江道监察御史。”

宋仕为明嘉靖四十年辛酉科举人，隆庆五年辛未科进士，曾任直隶衡水知县，调遵化知县，行取浙江道御史，巡按四川。后历升顺天府丞、大

理寺少卿、都察院右佥都御史，巡抚保定。后升任南京大理寺卿，南京刑部右侍郎，南京右都御史掌院事，赠太子少保。

清光绪年间《济南府平原县乡土志辑稿·乡贤》记载宋仕事迹时说，内阁首辅张居正曾担任科举主考官，作为门生，宋仕理应像其他人那样，曲意逢迎才是，但他“仕屏迹，不至其门”。

明代中期，刚正不阿的宋仕连遭弹劾，并被夺官。回乡居家期间，宋仕并未就此消沉，而是投身为乡梓造福。

一是修桥利民。宋仕除了修建颊川石桥外，还修建了和颊川石桥一样的鬲津桥：“鬲津桥，在西关外，旧有鬲水飞虹石坊，制与颊川桥等。亦明邑绅宋仕建”。

颊川石桥旁出土的碑刻显示，这里在建桥之前，由于水面阻隔，人们通过舟筏通行，而且此处是通往官道的一个关节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由于地处东关，颊川石桥还被赋予风俗“功用”，立春前一日，邑官僚迎春于此。迎春者登上颊川桥，向东观望，这时预先安排在田野中的童男“自野中出”，邑官、士庶、耆老，鼓乐齐鸣出东郊迎春，“迎者拜之而还”。

民国时期《续修平原县志·古迹》记载了平原八景之一的“画桥烟雨”，其中吟咏的就有颊川石桥，诗云：“名桥列市东，桥下众流通。细雨烟霏候，田禾润泽中。”史料则记载：“东关外大路，旧为九省通衢，有先农云梯，两大石桥(颊川桥与先农桥)当途并峙。每值浓阴微雨，结伴立桥顶远望，绿畴禾稼，栩栩欲活，颇觉可观”。

二是建“坊”明志。清乾隆《平原县志·建置志·坊表》记载：“霜台持宪坊”“天下之平坊”“畿南开府坊”三坊，都为宋仕所立。

宋仕居家期间，还修建别墅绎幕园，作为养静之所，位置在平原县城西郊毛家庙南，“有亭榭松竹之胜”。

明万历四十年，74岁高龄的宋仕在居野二十年后，终被朝廷想起，任命他为南京刑部侍郎，万历四十五年，宋仕被任命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并主持院务，万历四十六年，80岁高龄的宋仕不得不带病赴任，当年宋仕患脾病去世。

史书评价宋仕说：“仕，孝友和易，自奉俭素，而好周人之急。嫉邪扶正，当官则死其职，盖天性也。”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、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)

故事里的沂蒙

## 气壮山河马鞍山

在临沂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里，屹立着一组记述马鞍山战斗的浮雕，生动地再现了1942年11月抗日军民在马鞍山抗击日寇的壮烈场景。

马鞍山，位于淄河上游，地势险要，四面悬崖峭壁，通往山顶的唯一道路是一条人工开凿的狭长石阶小径，是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天险。抗日战争时期，这里是鲁中通往渤海地区、胶东地区的交通要道，是我军和敌伪顽寇必争之地。1941年下半年，日寇为了控制淄河流域，派兵占据了马鞍山，并在马鞍山上和周围村庄修建了炮楼，设置了据点，封锁了鲁中到渤海地区、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往来通道。

1942年春末夏初，我军奇袭马鞍山，以少数兵力进驻马鞍山，并以此作为战略据点，控制了周边地区。

1942年秋，日伪军纠集5万兵力，对鲁中区实行了残酷的“拉网合围”。马鞍山地区的主力部队为粉碎敌人合围暂时撤离，致使马鞍山成了暴露在敌人腹地的前哨阵地。由于马鞍山山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仍是我军的小后方，一些重伤员、干部家属陆续被安置在山上。其中有八路军鲁中军区副团长王凤麟，他因在莱芜茶叶口遭遇战中负伤，锯掉了右腿，在山上休养，并担负守山任务。除王凤麟外，还有鲁中区党委组织科长李成武、鲁中区行署民政处副处长谭克平、爆破英雄刘厥兰，有益、临、淄、博四县联合办事处主任冯毅之的父亲益都县参议长冯旭臣、妻子孙玉兰、妹妹冯文秀及长女新年、次女芦桥、小女平洋共一家六口；加上原来的伤病员、家属等共计40余人。

当时马鞍山上少粮缺水，弹药不足，战斗力十分薄弱，又加上敌人“扫荡”的情报频传，致使部分同志产生情绪波动。经过研究，王凤麟以毛泽东的著作《论持久战》为教材，对战士和伤病员进行教育，使大家了解到目前的困难都是暂时的，抗战一定会胜利，从而鼓舞了大家的斗志。

除此以外，王凤麟还向山上的同志们介绍了整个鲁中区反“扫荡”的形势，说明了马鞍山的重要地位，并分析了敌人夺取马鞍山的可能性，动员大家迅速做好备战工作，在山上准备好充足的粮和水，垒起围墙，坚决守住这个山头，牵制敌人。他对大家说：“万一敌人来进攻，也没什么可怕的，我同大家一块儿战斗，同生死，共存亡，不当英雄，就做烈士！”他的话坚定有力，使同志们充满了守山的信心和勇气。

1942年11月，“扫荡”鲁中区的大队日本侵略军受到鲁中军民的英勇抗击，向西北折回，其中有一千多名日军和几百名汉奸窜至马鞍山地区。日军因为一直对马鞍山欲取不能，早就视为心腹大患。当时随日军“扫荡”的汉奸扬言山上驻有八路军重要领导人、兵工厂，屯有重要军事物资。日军头目信以为真，遂下了攻山的赌注。

11月9日，大批日伪军在飞机、大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下，向山上不停地进攻。在王凤麟的指挥下，山上的伤病员、家属、小孩、老人都行动起来，用手榴弹、石头和仅有的几杆枪阻击敌人。王凤麟用一支带瞄准器的英国式阻击枪，隐蔽在墙后对敌人射击，弹弹必中，杀伤了不少敌人。他号召大家：“打！坚决地打！为了党的光荣，祖国的荣誉，我们要与阵地共存亡！我们要与敌人拼到底！”其他同志也跟着开了火，枪弹、手榴弹、石头一起射向敌人，敌人血肉横飞，死伤惨重。敌人在指挥官的驱赶下，又开始了第二次、第三次冲锋……守在南天门的谭克平，面对蜂拥而上的敌寇，将一块巨石顺着石阶小道掀砸下去，敌人脑浆四溅，鬼哭狼嚎。一天激战，打退敌人数次进攻，山坡上、石峰下横满了敌人的尸体。

战斗到黄昏，敌人停止了攻山，撤到了山下的驻地。入夜，王凤麟命令战士按预定的信号击鼓鸣钟，向远在各个山头的同志们报告：

马鞍山还是我们的。此时，四县办事处的同志摸黑爬上了山，报告说山下村村驻满敌人，道路处处封锁，情况十分严重。大家打消了下山转移的念头，更加坚定了守山的决心。王凤麟召集大家分析了战斗形势，重新调整了守山的力量，要大家做好充分准备，迎接更加艰苦的战斗。

第二天，战斗更加残酷。敌人为了防止我军增援，用约三十辆汽车从博山、莱芜、张店等地运来日军、汉奸约三四千人和大量弹药，加强了攻山力量。在附近的几个山头上，又增加了大炮、重机枪；飞机也增加了架次。敌人不惜血本，向马鞍山狂轰滥炸。一时，山顶阵地上硝烟弥漫，碎石弹片乱飞，防御工事大部分被摧毁，房屋坍塌起火。东峰顶上，很多同志在激战中光荣牺牲；王凤麟专拣鬼子军官和打头冲的敌人打，弹无虚发，但他头部也挂了彩。

南天上战斗尤其激烈，大部分同志牺牲了。家属们表现得非常英勇，纷纷投入战斗。冯旭臣老人和几个家属赶来，用石头、板凳、铁锅把眼看就要冲上来的敌人砸了下去。冯文秀在猛烈的炮火下，唱歌喊话鼓励大家，她还在阵地上传递情报，救护伤员；冯旭臣冒着炮火搬石头、运弹药，以“宁可死在炮火之中，也不当俘虏”的誓言，鼓舞士气，后在搬石头时牺牲。

后山崖下，一小队日本兵穿着爬山鞋，架起云梯，偷偷向上爬，被刘厥兰等同志狠狠打了下去。日军非死即伤，再也不敢爬了。

中午时分，指挥“扫荡”我鲁中区的日军师团参谋长，在侵略兵的前呼后拥下，爬上山腰亲自督战，被王凤麟一枪击毙。敌酋丧命，敌人更加疯狂。这时，守南天门的我军战士已全部阵亡，刘厥兰等人从后山赶来继续顶住冲上来的敌人。

战斗到下午，山上的弹药、石头已经快用完了，人员伤亡也很严重，而敌人的进攻却愈加猖狂，飞机几乎是擦着山俯冲轰炸，轻重机枪的射击更是稠密，山上山下，山前山后，黑烟翻腾，石砾乱崩，山的面貌已经模糊不清，只能看到耀眼刺目的火光。狂轰滥炸之后，敌人张牙舞爪嚎叫着一次次涌上石阶小道，形势越来越严峻。关键时刻，王凤麟沉着指挥，鼓励大家节约使用石头，坚持到天黑。

临近黄昏时，敌人继续攻山。此时，山上人员伤亡严重，已经很难阻挡住敌人的进攻。王凤麟多处负伤，浑身血迹，仍然爬着阻击敌人，并同大家商量突围的办法。下山的路是不通了，周围又是悬崖峭壁，大家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，用做军衣的布匹连接成一条长带，一头拴在山上的松树上，另一头垂到崖下，人可以抓着布条下山。但是布条不够长，下垂的布条离地两丈多高。当时天色已黑，加之情况紧急，很多家属和孩子来不及多想就抓着布条下去了，结果崖高布短，下去的人大都坠崖牺牲了。

南天门终因寡不敌众失守了，但东西两座峰峰顶上的同志们继续同敌人顽强战斗。王凤麟又中一弹，倒在血泊里，成了“血人”，见一群敌人向他扑来，他抱着宁为玉碎、不为瓦全的信念，对着自己开了枪，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腿部已受重伤的冯文秀见此情景，毅然跳崖捐躯。刘厥兰把最后一枚手榴弹投向敌人，也从崖上跳下去，由于树枝的托挂而幸免于难。最后，敌人攻上了东、西两座峰峰顶，峰顶的战士、干部和家属全部光荣牺牲，没有人屈服投降，也没有人做俘虏。敌人所得，也只是一座血染石红的空山峰。

在马鞍山战斗中，英雄们的流血牺牲，使敌人付出了巨大代价。日军被击毙官兵一百余人，伤残者不计其数。马鞍山保卫战气壮山河，威震四方，永远激励着山东人民在新的革命征程上奋勇前进！正如“马鞍山抗日烈士赞”中写的那样：“奇男儿守空山，频将敌伪截断，飞机大炮山可撼，壮士英风不变。审知军械势悬殊，浴血运石仍抗战。拼头颅使敌伪惊服，这气节教人民敬念，山或崩，石或烂，烈士精神终古焕。”